石校理曼卿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徙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　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僧僧無足勤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滓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　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攝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

判海州還爲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罪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璟蠹有河南而屢爲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關邊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欣歡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奮其意氣者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至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梅給事詢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曰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　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已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論

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
諱詢字某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
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
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　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
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
繼遷急攻靈州　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
羅文使自攻取是謂以蛮夷攻蛮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
羅支者公自請行　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
罷西兵何惜一梅詢　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
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傅
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
其言甚壯　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爲潘支羅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
謝罪河西平　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解天下無

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
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
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
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
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葫蘆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
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
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
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
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
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
日卒于官公喜爲州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能少慷慨見奇
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

始復直於集賢以登付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
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
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　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
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某皇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
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
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
天子贈賻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
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　有蘊無時　偉歟梅公　人主之知　勇無不敢
惟義之爲　困于翼飛　卜垂以歛　一失其塗　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　既晚而遇　惟其壽考　福祿之隆

尹學士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備學長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世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戍邊用爲無戍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未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曾以公使戍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近皆往時之來終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內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爭爲銘其父墓矣故不

其世家爲銘曰

藏之深　固之密　石可朽　銘不滅

墓表

忠獻公韓　埼

公諱琛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某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某治以才行興其家官至節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某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決有古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鄧武軍判官舉長判按巷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滿以其言昔爲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濟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太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必相遇先聚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公既然上書曰臣

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賢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
書記監鄆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縣令
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
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
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
時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　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
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
暫屯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棄之
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
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面稟奏朝廷乃書攻守二策子與公詣
[illegible]奏之作　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
邀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
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與帥李士英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
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秦公拜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
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　司事涇原與葛帥懷敏覆軍之

後傷夷殘缺千餘百渝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
陝西四路帥至靜邊寨上到涇議遣其屬官者佐部董士廉於
章州堡兩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
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當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
舉國之衆吾兵所以防要爲賊困者一出城集多而兵勢分也先時秦
兵由岳石河路來援維遠水洛路三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
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糧不勝計以與秦援一二
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後之會帥以
府龍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涇渝等將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
詔公遣人召涇者再不至乃命左廂軍士張忠代涇渝等不受代
部署狀公於是親至德順集攝涇士來下獄差官按問而鄭北秦
本道但涇渝等功朝廷章涇渝等罪徙公於秦州而城水洛爲會慶州
帥孫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
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
龍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

指之爲當嘗欲因事斥逐之上棄者卻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
且誣公在渭有盜賦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
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貸不能償穴與
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得償其民而月取其餘償于官逮按
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
疾公牒至西陽訪醫藥疾甚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瞑寢
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
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顧見顏貌又臨大節斷
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無所列不可變也在軍諫勤愛士雖悍夫
冗列皆降意從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教務以實惠
及不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至五代文弊本朝柳公仲塗始以
古道發明之後李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
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舞之於是後學人悟文
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無愧漢唐而躡三代者公之力爲最多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公爲懷敵出鄜延道勤兵經有間攻賊積

聚招懷衆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改悟用
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權謀之寡謀耳乃自請
參議懷敵行營軍事有詔如請已而中罷公夫文武之士平居議
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難而試之往往魂喪
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捷將而不顧平居嘗歎關人多
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
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輔
致太平之業而反遭懼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
天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鑑思擇利而自安也然
上以聰明仁恕倫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
其罪未有抑而不伸者也故當時指以當黨而排去者不三四年間
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聚張氏德昌縣君
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見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
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儁博學有父風其二
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度支郎張拯
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丞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
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任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廿日沂
材舉公大夫之喪葬于緱氏縣鄉之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
子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子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
信後世子應之曰子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爲最詳其敢
以辭既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嗚呼自古聖賢之稱
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考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
而跌且不壽考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考尚一歸于默定
昧者不思而妄求考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死生而曾不少
變考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君子然知日月之光考亘萬古而
增輝善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考宜綱人之蒙慶

新刊先正碑誌琬琰集卷三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七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者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而衣麤食者數歲撫君
之孤子繼其平生美意夫南京號流于其父曰吾奏篇於生個可
伸於死其父大夫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公其文而序之以著君
之失蘇氏其所以益伸得失以深誡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其日葬君于潤州
丹徒縣長壽鄉穆山里石門村又號江下其父曰吾夫死於人間
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告銘以葬君諱
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梓州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　大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
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
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
榮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

貌許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
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
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國兵事
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
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
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
進奏院祠神賽用市故紙錢會客爲白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
客皆一時賢後長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
後三四大臣繼能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擢其子居蘇州買水
石作滄浪亭日與論學大經韓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
其所激往往驚絕又自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
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擇其貌而誅
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君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
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
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敷二女長

適前進士陳經次尚幼君初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冤
者自君卒後　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日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爲君言者且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
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蔡幾并爲予之
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而
此不爲善百舉鼎不進兮一斃終世以顛樹荒孰問兮杳難知嗟
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兮星日光輝雖宜貫兮以掩恨兮
不昭昭其永垂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
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筭法方言訓詁
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
爲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
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
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
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
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
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
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
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
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
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元年九月甲戌朔
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奉大夫勳輕
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
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與進士時與鄭穆同保人有
告穆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穆否不然可易公
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穆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欲爲
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　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
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　朝廷
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
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　國朝會要鄉兵制度　祖宗故
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太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
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
記又詔修雅樂晚書隸書尤有古法所爲文章手有餘篇其志於
爲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戍兵驕前爲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
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三三人寘
于法余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友員州州縣無遠近皆騷動
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寘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州筆繕使得糴粟郡而出公召
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illegible]

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考其言行當世興後公知制誥賈逵卒
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情恒常謚也封還其目不
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
同皆當改於是大常更謚逵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
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蘇民困士
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瑀手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
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
有執政之子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
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
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天
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
卒　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宋城
縣之某鄉某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公諱
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
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
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
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
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
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詵詵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諮詢士失益友遷
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尹博士源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
章博李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則簡
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
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

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書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尾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才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治是時　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幸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所曾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欤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欤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七

劉秘書恕墓碣

太史吉光　祖禹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十人六世祖度唐末爲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州人公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爲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爲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徙兄弟者道原厲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衛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四負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

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爲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寢不悅當是時其權寵矣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關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宗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羲叔其道原將沒使其六子爲書來告曰子其爲表著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　博學強識　海涵地負　富有萬物　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　中道而殞　鮮克知之　精明在上　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　以詔觀者

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光

皇祐初某爲貢院屬官已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某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假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爲府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　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某承乏侍邸嘗從容奏進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　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

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數衆庶之休戚者可爲
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
上甚喜尋詔某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某曰卿白擇館閣英才
共修之某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
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　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條
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諮之某蒙成而已　今上
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
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一二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
事因言　天子方屬公以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
以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
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
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
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某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
政凡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西
京軍酒得之某辭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

請由西京徵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未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
此氣羸體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
哭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朞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
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房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
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吁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
疑天何爲復病而夭之耶此蓋使人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道
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
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過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　平五
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某借如萬安山道雩有碑讀
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
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往道就借觀之次道具
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明旦撤去獨
閉閤書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
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
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

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
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
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
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
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其以衣裓一二事
及舊貂裘書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其而不受
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
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
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簡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
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
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而
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

義仲爲書屬其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叙且曰始欲[illegible]國各作百
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其不爲人譔銘[illegible]已累年所
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叙
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
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
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令爲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
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
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義叟檢討墓誌銘

忠文公范鎮

君諱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珏贈大理寺丞父
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嘗舉進士廷試不第嬰疾初今翰林歐陽
公使河東表君有歆向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權趙
州軍事推官預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尋充編修官遷澤州軍
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不詔

既第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
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娶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敦
祖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宿餘皆幼君卒之十
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強記於經史百家
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
星曆數術過人遠甚然恥以自名未嘗妄談也未病時語人曰
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於父墓之庚曰吾死葬此故夫人遂以葬
君所著春秋災異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
銘曰

學而不為人知又不克施於時維後人之悲

魏處士閑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　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
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學其敦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
君之志皇祐二年　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四天下求遺逸草萊年當

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遘薦君再世有高節　上嘉之賜號
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
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
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
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
人樂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
未嘗有豪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於耳而出於口也
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
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古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
為奇譎以盜聲名萬一冀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
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
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邪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
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
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其拜君於髫齔
之年今也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某地來求銘其何敢辭銘

曰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奔攘紛糾者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承先德兮曄然有光箕有餘粮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逍遥自適兮既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兮或惟咎殃爲得孰多兮爲謀孰長

种放士放傳

大史曾鞏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茆爲廬傳通經史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強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嘗幅巾短褐攜琴酒坐盤石以自適豹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從樵夫往返不以爲勞其學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幃帳著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善爲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

[illegible]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虞葬終制[illegible]長安表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太官食翌日又賜綵魚遂謁告還山間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遣使問勞賜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陰加恩部侍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溺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詔録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知者或譏其循默　真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爲　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爾其奏常棼蕪故也　上嘗欲大用之詔詢治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券直親詬驛吏頗貽譏誚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屢遣放不爲禮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日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興訟遣人詰責放又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切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林逋字[illegible]人祖克己爲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德中游江淮[illegible]杭州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縣[illegible]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illegible]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嘗遊臨江軍李詢知軍事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諸時知杭州爲制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壙中既而　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行草喜爲詩其語孤峭清淡其藁未嘗自錄曰何不錄以傳後世乎逋笑曰吾獨不欲以詩助名於林泉況後世耶

王中正

太史曾鞏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逆旅異人目言趙姓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鹽遇火成金謂中正曰當授與法從及壓陽始得之且俾撰草木藥品而授以下環神劍及密緘之書戒以勿泄中正亟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之至上饒伴狂黥窗[illegible]嶺外未幾逋歸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爲嶺南宮觀中正化銀術爲奏自得脫軍籍內白劉承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爲[illegible]曰中正賜對特受許州參軍承規於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授法者也承規爲新堂以祈靈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紗緯間服青衣具冠劍自是屢降惟中正諭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加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天尊降宮庭上號曰　聖祖即改皇城新室曰元符觀承規私第曰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爲　聖祖降慰之所中正累遷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太中祥符九年中正被疾見　聖祖謂之曰慎密類汝者少即與形景靈宮爲吾輔勿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得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享祿賜所化黃白惟施貧

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饒必達靈命以樂金銀爲獻中正
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爲製靈遇贊紀其事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九

富秦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富弼

嗚呼我先君奮寒苦入尚書爲郎朝請夫夫鉄上推國勢五品服
天子又以郡政委之在官九三十一年不爲不遇矣年六十三考
終命亦不爲凶且夭矣人之生是爲初號無終事而何哉悵焉嗚
呼蒼天何可勝道先君嘗貳泥陽天聖八年號移知萬州蜀公川
[illegible]不得以族行因盡至禹于洛惟以一子從萬踰三峽與野戎
爲[illegible]水湍陸蹶舟車僅及土風人物不與華類有疾勿藥惟亟[illegible]
[illegible]以免者百一先君至之明年九月三日感傷來無食[illegible]
以資終於郡署之正寢時弼行河陽戎判事二十四日聞訃蒼[illegible]
叫呼心魂逮絶爲頑爲逆不遂以死乃匍匐由唐汝至襄陽落[illegible]
山路以及歸州始遇旅櫬仲弟輿以跋履險遠不能全以歸用[illegible]
君法火化矣嗚呼哀哉與居不得侍飲食不得養於諸視藥療不[illegible]
盡其志皐復斂送不得見其終雖克見之惟煨燼耳其即死[illegible]

[illegible]豈可滅此恨淪於骨髓不可滅天地山川有窮已此冤無窮
已天乎生不能從以養沒而奔之非孝也以十一月十四日卒[illegible]
奉護歸洛葬之于上陽佛舍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洛陽縣
比張村之夾馬原自歸九一年而葬禮大夫三月茲繼爲禮之變
也先君諱言字應之其先齊人後唐京兆少尹璘生內黃令處謙
令生商州馬步使令荀即顯考也以先君立朝廷贈職方員外郎
若夫姓系冒籍世德族望先君誌于職方之墓矣此不書　真宗
宅憂合三年命禮部官天下士時先君舉進士連不中咸平三年
上親臨問始登丙科褫褐連調興隴軍事推官遷階州軍事判官
以課最改武勝軍掌書記尉薦交上召拜內允監西京鹽[illegible]公[illegible]
院徙知三泉就轉太常丞入奉朝請謄校南臺舉人試卷又入後
殿復考俄以論事劾典建安漕虞郊恩移貳石州路出南京清河
張公辟佐留守明年　天子御觀闕覽虞郊加本寺博士踰月
今上即阼遷屯田員外郎歸朝以浚儀先塋域陵敝欲經治之求監
都下軍粮芻時權務盜取芻物以文印紙爲累例出營海陵[illegible]

又以郊恩移徙隰川中途有泥陽之命就加都官繼有南浦之[illegible]
而逝嗚呼命矣先君始在興州謂學古所以入官於是勵精治具
以善善惡惡爲首繩下峻整罪無赦恕時有按察使以慘毒毀於
朝未幾詔曰爾雖公忠廉潔頗不容人小過不宜居遠民上於是
有隴州之行屬蕭羌內侮厚賂猶兵躬率羯粒深踐戎土復命版
築際邊城柵以翰以屏因盡得山川形勢徑道夷阻謀揣攻取之
狀爲圖以進及掌南陽管記併歲歉饉民思攘寇嘯聚林藪然無
犀利之器惟鉏耰白梃爲具爾飢虛易與一境大擾諸尉分討械
送於理者日數百郡將而下悉欲按法誅之先君議曰此雖名賊
實爲寒餒所窘請從便宜恕死可乎郡將怒曰遽出死刑如許柰
法令何或有欲繫而開　上者先君復曰高厥老幼病死生旦夕安
能幽而俟報耶掌記頭可斷今日之議不可易郡將不得已從之
於是悉召于庭下租役劾一無掠治獄具三數帝命已惟壯者以
筆令論老幼病皆不問自是全活者甚衆賊亦頓弭不數日駟騎
降制曰鄧人阻飢寇暴緣作姑用寬典無執經宗適與先君之議

同人皆伏其幾斷爲先君性峭直無所委阿貴勢非親舊未嘗私謁曠易無隨穫樂於外補不顧爲中朝官所至盡心刑罰秋毫不濫大要恩於群史師長江爲詩有集十卷我太足今爲黎韓氏封長安縣君生六男某長奭翔收請奕次之某登茂才異等科守將作監丞余並讀書爲進士而請不幸早世三女長適殿中丞栢孝隆中適登封尉潘允迪幼許昭武軍節度推官田況某與諸孤奉大夫人養咸率理命罔敢荒失得從死於九原爲不辱訓幸矣松楸既立霜露增劇非敢託無能之辭譔述先德姑納幽穸用謹歲月銜衔輟哭恭爲銘曰

時不我留　何飈忽兮　厄於孤遠　齋志沒兮　棄堂一閉
無復啓矣　幽而不晨　終天止矣

賈令君注墓誌銘

景文公宋　郝

公諱注字宗海賈氏自漢梁王傅誼居雒陽以素衛說文帝不合而爲儒先指之諫元帝罷朱崖以安關東公蒙其信在魏晉常爲

薦紳國家至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佐德宗有功任守相十三年爲長德鉅工子孫稍捐徙真定五世祖諒仕爲本府掾不得志棄官去做泉抱情山肆然不以外物膠於心生高祖瑾仍世隱處曾祖處士諱初有至行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博學善辭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季補錄數十萬言叙成敗事甚悉書顯於時漢周間爲中書舍人時主以君貴即家拜處士爲司封員郎不事事累贈右丞考諱璉周顯德中擢進士　太祖征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陵州州有鹽井異時置熬盆民利其贏蜀滅史塞井亡去給言開者不利太守公私負虛食繁無滋君自召負舂鉈率吏悉發其堙曰苟利國吾死不愛於是鹽利復興歲貲數百萬人以富完俄終官下陵人德之畫象以祭遂種其祠公生三歲而孤哀慕如有知長乃自力於學聲稱發聞　太宗淳化三年以進士試殿中丞第調主辛建薄改棣州防禦推官　真宗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引師環城設攻具公登堞射酋長殪之圍解遷定州觀察

推官虞歲盜邊官兵留屯公常護粮及資具輸之壁賊不能鈔政
陳州縣府公卿以爲才有餘仕可業省不宜棄諸侯交騰言上有
詔改著作佐郎知鳳翔府録事參軍未行至大病實大中祥符元
年夏五月戊子壽四十有七公之去中山在京師也以族來叔不
克歸明年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之原賈爲開封縣令
自公始公於政事精力不懈善討擿病利故所治必最官轉遷爲
人方正不語怪神惡元圓遠媚者絶不通佐定陳二府其大帥皆
副焉右戚居止貴其僚屬之見者仰而候俯而趨獨公正色延辨
是非帥折節禮之由是益知名居家孝卑失兄弟撫孤幼無異
慈娶夫人史氏生八子成就者三人長曰昌朝今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次曰昌鶴大理評事
女嫁陳氏敏古爲殿中丞封益陽縣君夫人操嚴而行施自閨門愛
終身不綵繡豫飾悉出鬻珥市圖籍以教子時丞相方幼夫人勸
勗拍畫入俾與賢者居出俾從仁者游故年十八能奏頌　天子
召試翰林聲名一日暴天下　今上嗣位進講禁中以文章任舍
人以治劇第一守京邑以勁亮忠厚推御史中丞以器無不施參
綱機務踰年使相茂烈洪勛充格光明久之以武
勝節度守北都破甘陵有功換節判鄭州使天下之目拭而觀曰
賢宰相若夫人可謂善教子矣　天子誕日君臣上千萬歲壽于
時丞相冠百官於外夫人首命婦於内人倫之寵舉之其家　上
嘗賜金飾安輿一就養於魏丞相年踰五十奉鶴髮下怡怡有孺
子樂若丞相可謂善顯親矣始丞相在孕公夢使者持大笏奉貂
蟬紫紋綬玉簡揖公拜拜受賜寤而告夫人曰若生子必爲宋室
輔天啓之翌日生遂以命丞相云夫人以皇祐二年夏六月丁巳
終鄭州之解壽七十九精爽凝定將終徧命諸子内外姻語訖乃
瞑丞相即日上節印且請終喪上不許癸酉制召以冠軍大將軍
左金吾衛上將軍仍舊官敦遣視事丞相哀訴曰少孤惟母爲恃
幸時無金革虞又教愛三年乃遣使降手詔褒允贈賻備享方丞
相之貴以恩遣贈舍人爲太師夫人崔氏粟氏爲齊燕國太夫人
贊善爲太師中書令夫人胡氏晉國太夫人公十一贈爲太師尚

書令中書令夫人六封至安國太夫人公之葬也以家多難故塋
迫而儉至是庀事乃治而廣之開阡列樹用上公之制甲令也即
以其年秋八月甲申舉大人之喪合于公墓丞相自執喪號踊稽
脊身侍夫人柩自鄭還徒步二百里不旌途潦見者爲垂泣居常
枕塊席苫茨茨爾而劬縱縱爾而誠所謂孝子不匱者昌富孝謹
有君子風在官稱職孫四人章爲殿中丞集賢校理圭及青爲將
作監丞田爲大理寺丞皆相子也惟公潛德秘猷可以參國謀熙
王路而年不中身獨令名不足猷也故涵慶淳祥而大興惟夫人
婦則母儀春秋承宗事身及其榮獨品往錫鎮不足猷也故神明
康強涉耄而臧凡天之報施或隱而光或顯而後要之若合符然
以爲不信列視公之烈之詒夫人之亨之遐丞相所以奮非受成
果何如哉銘曰

賈白中山　世有顯聞　含人含章　克代常言　惟時陵州
以死勤民　著作嗣生　親炙先芬　其趾儀儀　其羽振振
方成行宇　不涅不磷　肆其方強　勵業搢紳　胡然弗漱
殲此哲人　惟其不有　是慶後昆　嚴嗣光光　顯相大君
憫冊追綬　參漏幽窀　合姓也賢　教子以仁　惟考終令
歸祔斯原　欵石藏幽　天壤相泯

田公紹芳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昌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爲門人曾
高家于冀日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
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
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
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
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駈之如大羊非有罪辜將斃戮
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
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
而奔既達朝廷　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子男果屢委軍

甲補外方冦所謂廵檢至則盜息民得安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冦大擾戍兵憂復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内冦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爲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趍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　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策第一廼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陜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數奏稱旨廼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七大夫榮之　天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訪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　上嗟惻之加贈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其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言于閑中有愛焉使一卒乘習遇危險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出是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其卑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父蔭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天護幼亡次曰洵歷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子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椽高壽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語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遊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　去狄而華　公教其嗣　挺國之器　厥後既隆
乂壽而終　天子賻焉　大夫吊焉　非積德而胡然

蘇職方序墓誌銘

舍人曾鞏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廵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

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發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既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鈞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異人謂曰吾術能變化自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遠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買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閭中守邊會其父病沒君治喪挑澄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謂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書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焉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愛其不學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宰相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于家八年二月其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曾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俏不欺不疑不危軾轍歷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　值蜀崩分　三世高迹　以篤吾仁　君始不羈
勞躬以卑　孝于父母　施及窮愛　生　維見之卓　教其子孫
終化鄉邦　學者詵詵　維子若孫　同時三人　擅名文章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以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爲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

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宋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宋興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　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　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處州龍泉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滁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榮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璀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琥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璞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　顓頊之苗　姓自重黎　歷夏商周　惟伯休父
聲詩孔昭　世不絕聞　盛乎有唐　程分爲七　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　以望濟陽　中山之程　出自濟流　實伯高後
佳于陳李　陳或散亡　爲博野人　而北遷　公世中山
道德家法　孝悌彬聞　不耀自躬　以貽後昆　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　有國龍章　覆其考祖　寵其之封　實闡其宇
程世其德　公多孫子　有高其源　發而爲樂　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illegible]惟我[illegible]祭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脩[illegible]蒙於[illegible]
所非敢[illegible]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illegible]
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illegible]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累[illegible]
故其亡也[illegible]一庵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者[illegible]
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illegible]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illegible]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成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illegible]歲時祭祀
則必泣曰祭而豐不如[illegible]之薄也間御[illegible]食則又泣曰昔吾
不足而今有[illegible]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illegible]於喪適然爾
既而其[illegible]吾[illegible]始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illegible]也汝父[illegible]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illegible]吾固幸可求平曰求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矣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予
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
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
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
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
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illegible]德儀
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
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將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忠難也其後脩貴
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惡之有素矣汝能安
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三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
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贈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府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
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
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
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三朝
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
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
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
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
亥男推誠保德崇仁功臣敦功保德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

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壹阡二伯户脩表

謝尚書臺壽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鄭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
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于中
原者登九十載蓋　祖宗遠筭善樹於前　累聖求賢多得循良
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
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
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寄蘇之
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搉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
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權監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
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
梓者可傳呼而下頓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
月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

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
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戎亂之餘民多散
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
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離當朝廷之
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　太宗面詔通判大
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因興國軍既除太常博士　真宗即
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
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　上悅賜五品服即
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　上議北征又京東有
強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
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
權勢結豪俠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強人畏如
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
倅蕭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
御史府按覆諫之兄弟皆斷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
得言妄者于今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
未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　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安堵
後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止坐事遷行
右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罷貨利
害使益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海陵
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茶官吳遵坐
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文公薦公文行
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廨
由司出為兩浙運使公天雅之器耻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
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耳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
伺於豪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
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淨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
興初進戶部郎中　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
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　先帝封泰山
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之文帝專

務儉薄豈以攸司奪 先帝意頒 陛下裁損搢紳韙之俄求東
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鼓院
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
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
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
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
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縣五
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
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徵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
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
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傅
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
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錯爲其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學爲
京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
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
過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
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
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
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捨聞人之過懼弗克
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
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
善狀請文于碑其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
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躰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
云巍巍我 宋 宅天而君 恢遠以威 華某以文
濟濟吾儒 多良大夫 中外共治 休寧八區 猗哉謝公
周旋在中 在梓禦寇 至曹除兇 天子念蜀 猖狂始復
命公撫之 鼓歌其俗 偃仰藩屏 雅知其政 徊翔臺閣
清淨其行 人尚刻明 我質而平 厥民以寧 人必夸競
我休而靜 其道乃勝 吁嗟乎壽 以仁至名 繇一德全

有子與孫　相繼而賢　誠乎誠乎　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劉磨勘府君式

公是先生劉　敞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胡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喩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逵逵生琠琠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贈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産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精出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與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　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於殿下輩類數十人　上一一親閱視察問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又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　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替善大夫

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絶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皆蒸柔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及邊寇小警蒐弊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不益賦而財用足　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紫銀魚自唐經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　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　太宗即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下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集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爲姦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　天子從之吏欺詐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秘書丞淳化中高麗絶契丹自歸　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虜肩臂使

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伏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濡兩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頗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還封上　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於　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　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磨勘云改功部員外郎賜紫章服　天子令閤門使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　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祖伺欲塗陷之　太宗崩　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與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坐維清愈怒叔度免辨即出昕事如此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illegible]

年四十九　叔度尚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於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